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媒介与文明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著

[美] 昆廷·菲奥里 (Quentin Fiore) 编

[美] 杰罗姆·阿吉尔 (Jerome Agel) 编

何道宽 译





媒介与文明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著

[美] 昆廷·菲奥里 (Quentin Fiore) 编

[美] 杰罗姆·阿吉尔 (Jerome Agel) 编

何道宽 译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与文明 /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著; (美) 昆廷·菲奥里 (Quentin Fiore), (美) 杰罗姆·阿吉尔 (Jerome Agel) 编; 何道宽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9

书名原文: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ISBN 978-7-111-54825-6

I. 媒… II. ①马… ②昆… ③杰… ④何… III. 传播媒介—关系—文明—研究
IV. ① G206.2 ②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3034 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6-0081

Marshall McLuhan, Quentin Fiore, Jerome Agel.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Copyright © 1968 by Marshall McLuhan, Quentin Fiore and Jerome Agel.

Renewed © 1997 by Jerome Agel.

Published in 2001 by Gingko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ina Machine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Gingko Press Inc.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媒介与文明

出版发行: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单秋婷

责任校对: 殷 虹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70mm × 242mm 1/16

印 张: 15.25

书 号: ISBN 978-7-111-54825-6

定 价: 40.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68995261 88361066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本书是《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的续篇，两个姐妹篇浓缩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精髓，体现了相同的主题：媒介对人的心理、人类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影响。

既然是续篇，这个前言就接着《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的译者序讲，既沿用其译者前言的部分内容，同时又介绍了本书的隐性章节和主题。

一、奇人怪杰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一生拿了五个学位，拥有博大精深的学问基础。

从20世纪40年代起，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他从文学批评转向社会批评，从文学转向传播学，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独创了别具一格的媒介理论，成为媒介环境学的一代宗师。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1966年和1967年，他的声誉达到顶峰。

1964年，《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横空出世，麦克卢汉名

震全球，既誉满天下，又惨遭诟病。

褒之者宣告他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

贬之者给他取了许多诨名：“通俗文化的江湖术士”“电视机上的教师爷”“攻击理性的暴君”“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巫师”“波普思想的高级祭司，在历史决定论的祭坛前为半拉子艺术家做黑弥撒的教士”。攻击他“出尽风头，自我陶醉，赶时髦，追风潮，迎合新潮。可是他错了”。批判他的文字“刻意反逻辑、循环论证、同义反复、绝对、滥用格言、荒谬绝伦”。

二、三部巨著

1951年问世的《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率先研究大众文化，批判广告，批判美国文化，痛快淋漓。

1962年出版的《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研究印刷术，重写文明史，是整个西方历史的重新表述，章节短小精悍，颇似当今博客。

1964年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研究媒介对社会与人的深刻影响，提出了7条媒介定律，阐释了26种代表性的媒介，成为不朽的传世经典。

麦克卢汉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媒介理论家之一，是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先师和圣贤。他是媒介理论的播种者和解放者，他的思想深刻影响着21世纪的媒介研究。

三、三次热潮

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麦克卢汉热兴起。北美的宣传机器几乎全部行动起来为麦克卢汉效劳，几十种大大小小的报刊发表数以百计的文章颂扬他，他被封为“先知”“圣贤”、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等。法国人还创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的”。

1969年3月的《花花公子》破例刊载了几万字的《麦克卢汉访谈录》。

整个20世纪60年代，请他演讲的著名企业和机构排队恭候，他成了电

视“明星”。

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麦克卢汉热兴起。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加速使人赫然顿悟：原来麦克卢汉是对的！

1993年，《连线》在创刊号的刊头上封他为“先师圣贤”。

2010年前后，第三波麦克卢汉热兴起。2011年，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把麦克卢汉研究推向高潮。

麦克卢汉是21世纪的朋友、未来世界的朋友，他的技术乐观主义感染人、激励人，他的媒介理论给层出不穷的新媒体研究提供了灵感。

麦克卢汉为媒介理论、传播学和跨学科研究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只要互联网不灭，人们就会怀念他；只要媒介演化还在继续，人们对他的研究就不会停止。

四、题解

麦克卢汉“地球村”的理念，妇孺皆知，“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亦众所周知，不必解释。但超长的英文书名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An Inventory of Some of the Current Spastic Situations That Could be Eliminated by More Feedforward* 却需要解释。英文的时局用了两个形容词 current（当前的）和 spastic（痉挛的）。然而，本书的时局并不限于“当前”，而是通览媒介史和文明史；“痉挛”强调时局的急变，不由人控制。作者应对急变的“药方”是前馈（feedforward），换言之，用当前的信息去控制社会文化的未来走向。中文书名并不完全对应于英文书名。

五、奇书

《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是一本奇书，本书更奇。奇在哪里呢？

（1）三人合作，一主二从。作者麦克卢汉是超级明星，合作者昆廷·菲奥里（Quentin Fiore）和杰罗姆·阿吉尔（Jerome Agel）亦小有名气。菲奥里是

杰出的平面设计师，阿吉尔是著名的书籍出版人和作家。他们是麦克卢汉的超级“粉丝”。他们主动承担重任，精选麦克卢汉语录，配图并编辑本书，不让麦克卢汉动一根手指头，只请麦克卢汉署名。本书的成书过程令人称奇。

(2)“三无”。没有目录、文献和索引。

(3)“另类”。不分章节，缺乏学术书的基本规范。不过，作者借用《芬尼根的守灵夜》里的十个惊雷，以暗喻人类文明的10大技术变革（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衣服用作武器、专门化、市场和果蔬园艺、印刷术、工业革命、部落人回归、电影、汽车和飞机、电视），渐次展开技术媒介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这就是本书的主干。

(4)隐性的章节。旁征博引的各界翘楚构成不言自明的章节。涉及的人物有：史学家林·怀特、斯宾格勒、米什莱和汤因比，哲学家卢梭、杜威、维科、加塞特、爱默生和雅克·埃吕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生物学家达尔文、洛温斯坦和贝塔朗菲，心理学家斯金纳、奥尔波特、马斯洛、罗杰斯，人类学家蒙塔古和莫利斯，建筑史家吉迪恩，传播学家伊尼斯，经济学家马克思、加尔布雷斯、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报人赖斯顿，军事家亚历山大大帝、克伦威尔和拿破仑，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罗伯斯庇尔、罗斯福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社会学家索罗金，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米尔恰·埃利亚德和约翰·特贝尔，美学家贡布里希，文学家卡莱尔、布莱克、马克·吐温、艾略特、德·昆西、爱伦·坡、波德莱尔、叶芝、刘易斯、庞德、劳伦斯、萧伯纳和赫塞。赫伊津哈等人对演戏和运动的论述也成为精彩的章节。余下的重要论题有：教育、时装、反环境、生存和自然。

(5)图文并茂的奇书。既有学术性，又像动漫书和“小人书”。图文的关系未必一望而知，甚至有一丝神秘色彩。严肃的学者可能会不屑一顾，但本书普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使难以理解的麦克卢汉容易理解。

(6)奇妙的旁注。奇之又奇的是，本书采用了近百条“旁注”，这些“旁注”是乔伊斯语录，选自其《芬尼根的守灵夜》。麦克卢汉天马行空的奇文配上比天书还天书的乔伊斯语录，大大加重了本书的神秘色彩。

(7)本书不讲战争的因果关系、战略战术，而是把战争装具（马镫、盔甲、弓箭、枪炮）当作技术媒介，讲解技术对文明的影响，偏重战争的“教

育”功能。

六、读图

2005年1月，我应邀为《中国图书商报》10周年特刊撰写了一万余字的特约稿《从纸媒阅读到超文本阅读——我们为什么离不开纸媒书和深度阅读》。

这篇文章谈及图片阅读和文字阅读的关系，容我大段摘抄于此：

“娱乐阅读”“读图时代”不值得欢呼，更不能够讴歌为时代进步，没有深度的阅读会使人心智枯竭、心灵生锈。正面的引导当然要使人学会分辨不同目的、功能和层次的阅读：浏览、专题、研究、拓展、创造，步步前进，在充实的生活中逐渐向网络阅读和纸媒阅读的深度进军。

图片更直观、更形象、更通俗，读起来也省时，但文字是高度凝练抽象的，它需要左脑和全脑的积极调动。文字处理复杂的信息；图片处理浅表的信息，主要是调动右脑，只需要做简单的粗加工。我们不能用图片遮蔽文字，游戏取代阅读，娱乐替代思考。

图文阅读和动漫阅读能普及百科知识和经典，其作用难以替代。然而，它们只能给文本阅读起辅助的作用，无限拔高图文和动漫是骗人的伎俩和赚钱的花招。我们不能够在培养网络人和动漫人的同时又造就一代文字阅读的文盲。

10年过去了，我的观点和文字需要做一点修正。那篇文章对图片阅读和动漫阅读的批判过于严厉了。

有人说，现在是“读图时代”，似有道理。10年来，图文书在图书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在这个快餐文化发达的时代，图文书更吸引人，使阅读更加生动，功不可没。

七、什么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资讯信手拈来，现在做学

问真的“幸福死了”。

在上述特约稿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每当新生进校，我就告诉他们，现在做学问真是太幸福了。90%以上的文献检索、资料加工都有人代劳，海量的信息就在你的指尖上。只轻轻敲敲键盘，你需要的资源就源源不断向你涌来。我告诉学生，即使节衣缩食、借贷典当，也要配好电脑，也要每天用电脑。网络阅读多幸福啊！”

在此后几年的访谈录和几本书的后记里，我反复重申“幸福死了”的观点。

这个观点得到学人的呼应。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陈定家先生就写过一篇博客《从季羨林“想自杀”到何道宽“幸福死了”》。

容我摘抄其中两句话：“新一代读书人有福了……季老‘极以为苦’的怨言，让我想起了翻译家何道宽先生的感叹，‘今天做学问的人真是幸福死了！’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浅阅读导致思想苍白虚弱，“低头族”挤掉了阅读时间，游戏迷几乎放弃阅读，难以自拔了。

如何防备浅阅读、不阅读的伤害呢？我们要牢记，手机和互联网是双刃剑，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能害人。人要学会驾驭手机和互联网、驾驭技术，我们不能做技术的奴隶，不能向技术投降。人要学会“役物而不役于物”。驾驭技术就“幸福死了”，受技术奴役就会“惨死”。

“媒介即是按摩”既夸张又真实。不认识媒介对人的“按摩”，就可能受媒介危害。媒介能使人昏昏然，那是千真万确的。飞跃发展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微信、博客对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双刃剑，利弊同在；兴利除弊，势在必行、必需。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6年6月15日

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传播学家、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一代宗师, 被誉为 20 世纪的“思想家”“先知”“圣人”。以“地球村”和“媒介即是讯息”等论断名震全球。

“麦克卢汉学”已然成为世界范围的显学。21 世纪初, 第三次麦克卢汉热已经形成。他的思想跨越国界, 跨越学术边界, 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麦克卢汉的代表作有《机器新娘: 工业人的民俗》《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谷登堡星汉璀璨: 印刷文明的诞生》《媒介定律: 新科学》等。《机器新娘: 工业人的民俗》《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麦克卢汉精粹》《麦克卢汉如是说》《麦克卢汉书简》《媒介即按摩: 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媒介与文明》已经引进国内。研究他的著作比如《麦克卢汉: 媒介及信使》《数字麦克卢汉》和《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已在国内出版。

他是真正的思想大师, 一代又一代的人不得不用他指出的方

式去感知世界。我们发现，他的许多“预言”，比如“地球村”“意识延伸”已然成为事实。他的确是 20 世纪“鬼聪明”的怪杰之一。

昆廷·菲奥里（Quentin Fiore）是美国杰出的平面设计师。

杰罗姆·阿吉尔（Jerome Agel）是美国著名的书籍出版人和作家。

译者序

作者简介

我们的地球村 // 4

作为教育的战争 // 88

作为战争的教育 // 136

令人厌恶的战争 // 142

给鱼儿的信 // 156

附录 // 173

参考文献 // 226

译者简介 // 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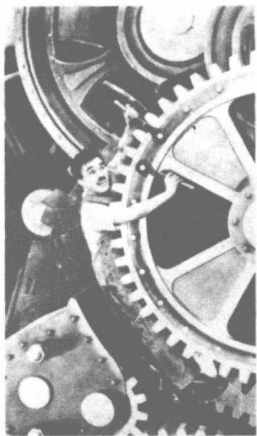
译者后记 // 231

地球仪使我头晕目眩。等找到要找的地方时，
它们的边界已经变了。



本书的旁注取自《芬尼根的守灵夜》，它提供了多种功能。詹姆斯·乔伊斯^①这本书描绘了西方重新电子部落化的过程，也描绘了西方对东方的影响。

《芬尼根的守灵夜》直指西方靠电子技术实现的东方化，又显示了东西方的相会。这本书有许多意义，包括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追溯人类过往的一切时代时，我们时代的特点凸现出来，那就是日益清醒。



乔伊斯大概是唯一发现以下事实的人：一切社会变化都是新技术（我们身体的自我截除）的效应，新技术对我们感知生活的秩序产生影响。

《芬尼根的守灵夜》里有 10 个惊雷，每一个惊雷都是一个密码、一个神秘的解释，解释人类全部历史的重大技术变革：技术变革如惊雷炸响，余波荡漾。部落人听见惊雷时问道，“‘他’说什么啊？”就像我们说“干杯祝福”一样，不假思索。

乔伊斯不仅是迄今最伟大的行为工程师，而且还是最有趣的人，他重新安排常见的事物，以产生欢闹和洞见的效果：“在人手从不染指的地方。”

在《破译者》(*The Code breakers*)里，戴维·卡恩(David Kahn)指出了被乔伊斯研究者忽略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和作家伯恩(J. F. Byrne)有关系；《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The Portrait*)里的古怪人物克兰利(Cranly)就暗指伯恩，伯恩著有《沉默的岁月》(*The Silent Years*)，他是乔伊斯的终生朋友。克兰利成年后一直住在都柏林的 Leopold Bloom: Eccles 街 7 号，他长年累月设计密码，意在给所有国家、所有人的交流提

①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诗人、作家、20 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用意识流手法，著有《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等。——译者注

供完美的安全担保。卡恩报告说：“不需要什么设备，只需一个雪茄烟盒、几个针头线脑、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可以启用这个密码。”在《守灵夜》第135页，乔伊斯描绘了他的言语密码法，与伯恩的方法神似：“……用糍糊剪刀，潦草地写上或放在支架上；夜班的快车唱着它的歌，在钢丝的五线谱上唱出文雀的调子；……”凡是因乔伊斯的方法而感到丧气的人，不妨考虑，这个方法只不过是穿透一切环境的马赛克形式，包括语言的形式和地理的形式。

关于当前的斗争：

机械化过程始于18世纪，产生了新的服务环境，比如报纸、公路和邮路；不久，机械化就被蒸汽机和铁路增强放大了。到19世纪中叶，劳工可享用的环境服务大大拓宽，远远超过了个人财富所能垄断的规模。富裕伴生贫困的矛盾现象开始了。连穷光蛋也生活在数十亿美元社会服务的环境中。然而，人的机械延伸开发的财富很快就被电子服务超越，由电报发轫的电子服务稳步提升信息环境。由于电子信息环境的到来，商务与政治地盘的目标和宗旨成为幻觉。如今，我们已进入部落参与的新时代。另一个矛盾的现象接踵而至，凭借电子技术，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原有的机械技术。落后国家因电力而热情高涨。文化程度高的国家往往会热情消退。

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文化水平高的人全然没有意识到，唯有熟悉拼音文字的人才生活在“理性”或“图像”空间中。这种空间是整齐划一的、连续的和连接的，其发现或发明是古希腊人感知生活中拼音字母表产生的环境效应。这种“理性”或“图像”空间不是其他任何文字产生的环境，希伯来文、阿拉伯文都不能产生这样的环境。



我们的地球村

如今，我们生活在电子信息环境中，其编码不仅用视觉，而且用上了其他感知。既然如此，我们就有了新的感知，新的感知摧毁了视觉空间的垄断和优先地位，使旧的空间显得古怪，就像实验室的门披上盔甲一样古怪。

新环境给感知者造成相当大的痛苦。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更清楚地意识到，新技术环境给我们的感官带来急剧的变革，在这一点上，他们胜过文人。新环境对文人的威胁比较大；对于其他学科背景的人而言，新环境的威胁相对比较小。

在16世纪，当印刷技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时，希罗尼穆斯·博施^①描绘了谷登堡技术入侵中世纪图像画的触觉世界时所产生的空间混乱。他用“恐怖的”忠实艺术手段传达了新技术造成的痛苦。即使在流行文化的层次上，20世纪20年代广播造成的混乱和痛苦也在布鲁斯乐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今天的电视更有表现力，创造了从摇滚到披头士的音乐样式；人们过去的感觉趋向于不那么要求投入的技术环境，对于习惯那种技术环境的人而言，电视这种媒介造成的感觉是极不舒服的。今天，布鲁斯乐像是爱抚婴儿的催眠曲。在新的音乐样式中，大胆而细腻的品格不再那么明显，就像它们在维多利亚式的华尔兹里不那么明显一样。

……体验一连串预定的失望，重温世世代代的沮丧，一路走来，颠簸震荡……《芬尼根的守灵夜》（以下缩略为FW）107。

有钱的男人被愚妇拯救，像灵车在火上经过，吱吱嘎嘎。FW94。

① 希罗尼穆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约1450—1516），荷兰怪诞派绘画大师。——译者注